

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史地文献初编

西北邊疆

第一輯

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史地文献初编

西北邊疆

第一輯

西北籌邊要言

中華民國乙丑年
永記石印館承印

西北邊要言序

登慈嶺而覽中國之大勢。其東北則新疆南北各城。其東南則海及旋牛徽外諸番也。其東南則前後藏及哲孟。此皆中國屢朝不憚險遠。庫無數肝膽。費幾許金。而西北者。尤以西藏為最。其清撫輯西藏。至於再。至於三。其始也。以兵力制勝。其繼也。以神道設教。尊索達賴班禪。使各主其地。各行其教。彼族信奉佛教。畏若神明。輔以駐藏大臣。以行政令。而守邊疆。於是西北半壁。蜩屈眾伏。已二百六十餘年矣。雖然。此特中國邊防言之耳。以地球大勢論之。中土所謂崑崙。佛經所謂須彌。後藏所稱岡底斯山。北印度

所謂希瑪拉雅一山。皆蔥嶺之異名。而為萬國之所必爭。故蔥嶺之南屬英。而五印度區域。遂為英人所吞并矣。蔥嶺之西屬俄。而克什米爾。以及西北之塔什干。教罕基發。諸回部。皆入俄人之版圖矣。蔥嶺之屬中國。而新疆青海西藏各有區。雖邊疆而已。視同腹地矣。此數國者。如鼎足然。並峙而三。惜中國閉關自守。不能長駕遠馭。繼黃帝而會禹。國於崑崙。而英人就希瑪拉雅山。作印度官避暑之區。經營六十餘年。拋擲億萬金錢。伐山開道。設執行輪。今鐵路已近於拉薩矣。俄人知英之借通商以窺西藏也。思有以抵制之。前因巴馬一役。俄人林烏屬兵。欲假道以窺印度。不甯惟是。阿富汗一隅。為印度安危之樞紐地。雖臣服於英。而俄人蓄志

窺伺未嘗一日忘兩國要人往來於西藏者歲無虛日因之地球各國以西藏於世界大有關係並聞五金各礦為開闢以來所未採貨棄於地人思染指其游歷之使接踵相望於藏中之天時地利風俗人情貼說繪圖瞭如指掌不惟筆之於書且使舉國之人詳加考究故其日記等書汗牛充棟而華人執眉睫之目論反以為荒遠寥濶度外置之竊恐西北半壁非中國所常有矣中國所恃為屏藩以固根本而奉我正朔者往往以荒遠寥濶平時既視為甌脫有事則不能保護坐令他人入室莫可如何越南暹羅則附於法英印度緬甸則淪於英矣琉球朝鮮臺灣則併於日本矣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如海晏然聽人剝取惟此西藏全區尚

為中國所佔。有達賴班禪。其傾向中國之心。猶之往昔也。天殆留
此一線。以作中國振興之助。所可懼者。英人之蠶食鯨吞耳。蓋自
改革以來。中央鞭長莫及。駐藏又不得其人。英遂百出其計。以竊
康達賴。而班禪不畏強禦。來間潛入內地。思有以恢復而保全
之。中國統一無期。邊防棘手。宜急養交涉人才。並於青海設辦事
專員。川邊練軍。以防不虞。一旦事關交涉。概論兵戎相見。勝負難
知。即就文字而論。文字之有關係者。以約章為最要。用非其人。或
一事不知。或一字不慎。恐斷送三十九城之區域。拋却數百年來之
政策。新創數萬餘里之遺產。感微憐萬人民之生命。豈不大可哀
哉。噫。吁。兮。危哉。英人之謀如此。其狡即藏接壤如此。其近番兵散

決其何能敵。邊地寥廓。防不勝防。夫藏兵二萬。不敵印兵一千。光緒十四年之事。可為寒心。今日英兵。尤非昔比。事急矣。惠深矣。設有違警。豈楓煙倭佛。所能銷乎。昔之西藏。惟患其強。今之西藏。又過於弱。昔之佛教。約束全藏。而有餘。今之佛教。保護一身而不足。病已生於肩背。不有以衛之。心腹終受其害。亟已入於牆垣。不有以防之。堂奧恐非己有。獨怪當軸諸公。不暇計及。而草茅下士。又不能觀歷其地。學伏波之聚米。連博望之乘槎。踰冰山。望蔥嶺。野衝西北大勢。映照政府諸公。繼長紗而策上治安。為之痛哭流涕。長太息也。西甯丁君星橋。與余偶談及藏事。源源本本。如數家珍。不圖邊徼有此通材。後數日。又攜所著川邊日記。西藏管見。青海

建國政見書三種。以忖余當哉言乎。何其親切著明如此也。蓋星
橋生長湟中。家臨青海。夙昔留心邊事。通籍後以州同需次四川。
大吏廉其能。檄權軍糧廳。由川達以至後藏。跋涉數萬里。任職二
三年。奔走拉薩扎什倫布間。與達賴班禪相接洽。番族情形。知之
最稔。操心危。慮患深。將欲保西藏。莫如青海建設行省。並擬偷川
邊以為犄角。算活佛以沿習慣。亡羊補牢。尚未為晚。本無窮計畫。
為有用文章。分之別為三。合之別為一。此非深於閱歷者。不能言
也。固異乎眉睫之目論矣。急宜壽諸梨棗。以餉後學。而公諸海內。
或曰。入藏之路。業由四川。台站安置妥貼。西康建省。在前清不無
修澹經營。匪伊朝夕。至西甯久稱重鎮。而鎮署兼蒙番宣慰使。其

職番猶昔之青海大臣也。設治間有似可從緩。豈知甘肅之西甯與四川之打箭爐皆為入藏門戶。特由打箭爐以至拉薩地隔七八千里。行兵運餉動需時月。青海入藏僅二十日。即至玉樹。所厯奇地適在蔥嶺之東。為蒙古熬茶故道。地既坦平。時免虛糜。近來各國游藏人員悉由此道往來。較之川藏一途。甚為利便。且青海十八王公星羅密布。與其物產豐盈。尤非川邊所能企及。於此而建行省。逐漸擴充。他日鐵路暢行。與隴海聯為一氣。移東南之民以實西北。以之徵兵。則勢可飛達。以之開礦。則款不難籌。地利宏闊。主權如故。不及十年。即成富庶。有人有土。有財有用。可使制梃以拒敵之堅甲利兵矣。向者光緒丁未。清廷下詔求言。余以書生

積習敢效杜牧罪言。入都條陳時事。初請劃青海為特別區域。如設省限於部議。先將西甯通一缺。移駐玉樹。沿途添設州縣。以為保藏入手辦法。後又請籌畫青海練兵事宜。都察院不敢代奏。其時張甘同人。以為迂闊難行。竊竊然非而笑之。不意十餘年後。星橋與余有同心焉。蔥嶺之東。大有人在。余喜其言之可見諸實行也。因升其簡端。以告世之留心西北大局者。

鎮原慕壽祺少堂甫序於金城旅次

蘭山鄧 隆德育甫拜讀並批眉

西北邊要言自序

國際競爭時代，閥力不如開智。中國開化於西北，而發達於東南。智勝故也。迄今東南各省之實業，漸為外人所侵佔。智中有智也。然東南各省之國生存者，又扶其故智，以與西北之土著爭，庸保民之責者，苟不於西北實業，早事振理，俾土著客籍，皆得憑依其所立基礎，希圖發達，則西北地曠，東南人滿之說，竟成難弭隱患。已況西藏風雲日惡，交涉匪易，川邊青海近在肘腋，長此荒涼，不能實施其植民實邊之策，則前此視同化外者，恐轉瞬而成邊要矣。然則余之所謂青海建省政見書，與夫西藏管見，川邊日記諸篇，豈徒為西北土著謀利益云爾哉？蓋實邊之策，寓乎其中矣。

歲在甲子秋八月議於金城旅次

丁星橋先生小傳

先生名耀奎。號鳳臺山人。一號五峯樵長。又號震海壯游子。星橋其字也。始祖金玉二人。一諱榮。一諱玉。由山西貿遷湟中。祖諱永連。為麪粉巨商。歲遭荒歉。罄所有儲蓄糧。並基本金。賒恤窮閭。而自陷於無立錫地。並焚債賬。示不復討。其富而好仁有如此。父諱會元。以軍功得弊。伯父諱式元。歿於軍。遭難廕。本生父諱易元。字重三。清同治間。地方兵燹。無以謀生。適獲索羅駿馬。日行數百里。單騎冒險。由問道避賊氣。越連坂雪嶺。馳抵甘肅涼州一帶。往返貿易。母氏王。

夫人。本生母韓恭人。妯娌一黨。晝夜續紡。機聲不絕於耳。十餘年軍務肅清。民生漸蘇。而夫勤婦儉。理業如故。家遂小康。封翁生有俠氣。重然諾。好仁慕義。年有盛齒。或受人告訴。必拯危救急。以行其心之所不患。決不至置若罔聞。或熱視而若無睹也者。其最足繫人思念者。同治間。四匪變亂。官匪議和。已將西甯縣府印篆。授回苗馬貴元兄弟矣。大通亦授四官。取其反得保護力。有大通四月號江湖三者。馬貴元兄弟之異已派也。夙與封翁善。因未授官。起怨望。謀糾十大庄夥賊。欲攻大通城。情形危急。封翁適由山北